

#8152  
150

文素臣

## 古佚小說 野叟曝言 卷下

## 第五十一回 惡僧道撲火自燒身 女豪傑煨批留配犯

那妖道便掀鬚大笑道：休說一個朱明，再有幾個，亦化作火灰。看他日間那般凶狠，豈知轉眼即登鬼錄。屍骸粉碎，強梁之人，亦何益哉？朱明聽到那裏，連忙趑下房來，走到小房，摸出假牆，看那燈籠，還有小半枝蠟燭。明晃晃的點着，提來覆在衣襟底下，悄悄來至東廊，搬了幾件火器，安放樓下，聽到樓上一片笑聲，暗忖：這夥僧道死在頭上，兀自喜笑，反火燒身，自作自受。這纔是天網恢恢，復到東廊，揀些火鴉火鼠揣在懷裏，仍至樓上，取出燈燭，點着走線，摸出火鴉火鼠，一齊點著，望火器堆裏亂丟，將去。不一時，破聲齊發，火焰交飛。朱明跑出第二重圍牆之外，手掣寶刀，守在門口。那樓下廊邊的火，如天崩地塌，電走雷轟，嚇得樓上四人，頭頂上冒去三魂，屁門中吊出五臟，顧不得沙彌生死，都在樓簷上湧身跳下。東廊火勢已透，西屋烟焰橫飛，金蛇百道，赤練千條，頃刻冲上空中，把天棚燒得嘩嘩剝剝，拉拉雜雜，紛紛滾滾，飛入半天，赤炭也似的望着頭上直打下來。妖僧見這勢頭，大哭而逃，剛跑到第二重假門，不隄防朱明在外，守個正著，砍礮一聲，頭已落地。那屍身便往外直撲過來，背後的妖道縮脚不迭，被朱明一刀劈破了半個太陽，連肩頭削去半片，屍身便往裏直仰過去。裏面的道士頭陀，掣回身去，朱明趕入，頭陀往左，道士向右，各自逃生。朱明趕上頭陀，刀望後心戳去，空裏一根火炭，正打向朱明手腕上來，把刀一格，用的力猛，那根火炭直躍起去，正值道士在右邊，旋至劈頭落下。道士急閃，已把一嘴長鬚燒個罄盡。頭陀見打他不着，翻身轉來，想要起腿，朱明大吼一聲，把頭陀嚇呆，一刀挑破小腹，仰跌在地，不能掙扎。道士復往左跑，見團團是牆，朱明縱跳如飛，料不能脫，奮身一躍，欲從燒空處上牆，撞着橫木，復墜下地。朱明踏住胸脯，向心口裏一刀，登時絕命。只聽得哭聲震天，見小房裏擁著許多女人，寸絲不掛，都在黑烟中，色勒勒發抖。朱明道：你們不須害怕，快去逃生。女人得這一聲，便冒煙領火，亂撞亂跳的直擠出來。朱明在前，引路，到得牆外，見後半火勢大發，燒得半天通紅，知是吉瑞，在牆上放火接應，便轉身向前，在院中提起沙彌解去繩索，向口中挖出泥土，後面女人爬爬跌跌的一齊哭到。朱明正待領他出寺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叫聲：阿唷，覆身轉來，便提著沙彌直奔後面，見廚房透火，延及東廊，雞猪牛羊嘶鳴跳躍，後場柴火從屋脊上亂舞而進，樓房火炭從圍牆上飛擲出來，燒得青煙捲地，赤焰衝天，急看封鎖房屋，簷木已着，門戶緊閉，裏面一片哭聲。知是護解員役在內，放下沙彌破門而入，火光之下，只見解官衛士們俱是四馬攢蹄，橫七豎八的滿地滾着。一見朱明，真似法場上得了赦書，齊叫朱爺救命。朱明上前割斷繩索，看那火勢已奔入屋，大家掙起，顧不得手脚酸麻，跌跌撞撞的跑出院來。那小沙彌一見娘舅，兩手拉着，却哭不出聲。朱明就叫他領了，見後場火傍亂捲過。

來，重複向前走到圍牆之下，假門的火便如放噴筒一般向走廊下直噴出來。急急躍過，走出一牆，房院滿目煙光，滿鼻藥氣，火炭柴頭紛紛飄墮，忽見前邊火勢大發，燒得那大殿如火雲樓相似，霞光萬道，紫氣千重，十幾個和尚道人，拖鎗拽棒，沒命的走進來。朱明約退衆人，揮刀殺出，頭裏幾個喊叫不及，頸血直濺，後面的叫聲苦，却沒處躲閃，只見兩道刀鋒，霍霍地閃，嗤嗤地響，從外直走進來，却是吉瑞在前殺進，兩面夾攻，那消半刻，俱已殺盡。朱明在死人身上剝下衣衫，丟於沒衣袴女人，遮着身體，喝令快跑，出寺覓路逃生。自與吉瑞領着解官衛士兵役人等，奔出寺來，只見正西道上，遠遠的火中照亮，一簇人馬飛撲將來。朱明吉瑞分頭埋伏，火把漸近，約有數十人，張弓挾矢，把棍提鎗，中間綁着一人，却是吉義。後面馬上駝着火器鈎索，看那馬匹內，有朱明等三人所乘之馬。朱明大喜，候得吉義較近，大喝一聲，半空跳出，手起刀落，早把押護賊人砍倒幾個，搶出吉義，拉斷繩索，復殺入去。前面吉瑞殺得性起，吼聲如雷，賊人心膽俱碎，亂竄而逃。吉義搶上一根棍子，兩個衛士也搶桿槍棒，分頭追殺。月光已淡，東方漸明，賊遁無蹤，火勢尚熾，吉義去檢點馬匹。朱明攬上旗竿，四面一望，見正中一帶，自後面大場，直燒至天王殿，片瓦無存。山門後半已摧，前半初燬，因是西風，火勢向東。西邊一宅僧房，雖被火炭飛擲，有人在房發水潑灌，火鈎拉救，尚未延燒。朱明慌忙下來，吩咐衆人把馬上裝回的火器，點着火線，快火亂向西宅中丟去。那屋已被東邊火勢烘透，如乾柴遇烈火，一炸便着。霎時煙焰齊飛，層層透火，然後把寶音孽障剷除淨盡，救火村民齊聲叫快。這西邊都是房頭，各房都藏有婦女。朱明與衆人分頭守住，只放女人及小沙彌逃命。其餘和尚道人，俱不放走。這房頭婦女，比正殿更多，跌跌撲撲的逃出四五十人。因東邊火發，早作準備，俱穿好衣袴，無一露體之人。朱明吩咐救火人等，把兩邊婦女各送回家，向解官討出文批，揣在懷中說道：此寺一燒，裴賊恨入骨髓，你們若再和我同行，回去斷無生理，不若竟自回京。一總推卸在我身上，包管沒事。向兩個衛士道：二位却要送我一程，與吉瑞等向曹莊驛來，到一個飯店中坐下，遂將衛士發放回京，與吉瑞酌酒作別。吉瑞不放心，欲伴送至遼。朱明道：賊人經此大創，前途可保無慮。吾兄同去，反爲不便，不如請回。京中之游，并俟異日，恐落裴直之局。家間緩急，伏乞留意，說罷，倒身下拜。吉瑞慌忙答禮，執手依依，惘然而別。朱明併謝了吉義，索性把馬棄去。這裏走了四五十里，在寧遠衛伏宿，來往宿店的人，把寶音寺被火一事，當作新聞快事。個個稱揚，人人傳說。把朱明說得牛鬼蛇神，竟是天上下來的一般。朱明和衣偃臥，便自睡去。次日起來，檢點身邊，只有幾隻小銀子兒，那錠元寶放在鋪蓋中，不知下落了。央店家去換了幾百文錢，算還飯錢，出門連趕了兩三日，已過盤山，直到了三叉河地方。店家因無行李，不肯留宿。朱明道：一路來都留宿，你這怎獨作難？店家道：寶音寺被火，文書雪片下來，盤詰好細，還比得前兩日麼？朱明再三懇求，只是不依。復問別家，處處皆同。沒行李者一概不留。朱明沒法，只得尋出村外一個野廟中來，看那廟時，並無門戶，亦無廟祀，只一間小屋，且是牆場壁倒，勉強爬向神臺，縮脚而睡。因一路平安，心放慢了，身子勞乏，竟沈沈睡去，被幾個毛賊，將繩索套住，咽

喉手足一齊用力。把兩手反拽轉去。背剪綁縛。喉間切的生疼。連氣都透不出來。朱明醒轉。已是無及。毛賊道。這大漢很好。若會些武藝。便充得一員頭目。因問朱明名姓。朱明瞑目不答。毛賊俱怒。抬著便走。拉扯到一個佛殿。兩個侍女腰懸寶劍。手提紗燈。請出一個絕世少年美貌女子。在正中的一張交椅上坐下。階下站着三四個彪形大漢。手執刀棍。見朱明上階。齊聲喝跪。朱明道。胡說。我是堂堂男子。怎肯低頭於婦人。大漢喝道。這廝好生無禮。各舉棍向朱明腿彎打來。朱明把腿一迸。齊叫阿唷。兩條棍子。迸落在地。那女子發怒。走下地來。道。這廝敢使法禁刑嗎。取咱的棍子來。兩個侍女。便去扛出一根鐵棍。那女子一手搭來。指着庭中一個大石礮。說道。這兩條瘦腿。敢硬似這石鼓兒嗎。且打一個樣兒與你瞧。聽的一棍。把石礮打的粉碎。火星直爆出來。朱明怒喝道。你這賤人要打便打。敢裝這腔兒唬嚇人嗎。那女子大怒道。這廝死在頭上。元是這等放肆。舉起棍子。望朱明頂門上直劈下來。朱明面不改色。女子這棍打下。離着朱明頭腦沒有半寸。却便掣去。冷笑一聲道。這廝膽氣還好。山寨裏現在要人。你肯投降。便饒你一死。朱明大怒道。我是讀書人。清白之體。怎敢以穢言污我。有斷頭將軍。無降將軍。於敵國尚然。何況草賊。只可惜一個頂天立地。鬚眉男子。却死在描眉裹足。腌臢潑賤無恥女賊之手。說到此處。不覺泫然泣下。那女子冷笑道。你說是讀書人。便是清白之體。可知有儒冠而賊行者。你這廝咬文嚼字。却一吐勢利念頭。只想功名富貴。那管禮義綱常。失勢則吮癰舐痔。得勢則弑父與君。鄙夫之心。無所不至。這纔是腌臢潑賤無恥之人。咱們身雖落草。所殺者貪官土豪。所生者孤窮赤子。這纔是頂天立地。巾幗中女子。你不降便罷。怎敢以穢言罵我。衆頭目燙下熱酒。取這廝心肝出來。四條大漢答應一聲。把朱明推靠柱上。反縛牢固。解開胸脯。拔出尖刀。望心窩裏便刺進去。朱明長歎一聲。閉目受刑。又聽那女子喝道。且慢。那廝胸前揣著什麼。拿給咱瞧。一個大漢。便向朱明懷中。扯出一角文書。并那張解批來。那女子不看便罷。看了批牌。嚇得面如土色。連忙叫手下急問道。這是山西朱明的批牌。咱這裏正等着他。緣何得入你手。你是何人。快實說來。朱明睜眼答道。我便是山西朱明。你是何人。等我則甚。那女子喝道。朱明是奉旨發遣的人。自有兵役押解。怎容他獨自行走。你莫非是解差。受了裴直指使。將朱明謀害。把這文批去衛裏糊假棺。快快說來。若有半句虛言。便碎剮了你。朱明道。我便是朱明。豈有冒名。因裴直恨我入骨。屢次遣人截殺。被我燒了寶音寺。殺賊數百。恐連累押解官役。故打發回京。自賣文批赴遼。到不想爲汝所獲。要殺便殺。休得煩絮。那女子笑逐顏開。忙喝從人解縛。擁至正中交椅上坐下。納頭便拜道。賤妾有眼不識泰山。冒犯朱爺。萬死莫贖。朱明忙立起身道。小娘子請起。素昧平生。緣何錯敬。且請問小娘子何人。因何在此做這般勾當。那女子起來。檢衽而答道。賤妾于彩屏。丈夫伊保。因與花鳳作對。殺了他妻妾子女。避禍盤山。此處是本山緝事之地。聞朱爺謫戍遼東。妾身夫婦渴想一見。共商大事。怕一時錯過了。故分身到此。以便兩下探訪。不料無意中得遇朱爺。因見朱爺胆氣非常。未免唐突。死罪死罪。朱明吃驚。暗忖花鳳因何事結仇。招此奇禍。落草之人。與我商量大事。將以爲何如人耶。因說道。極蒙賢夫婦

錯愛，但我係朝廷欽犯，急於到配，有辜盛情，倘蒙不殺，只此就要告辭了。彩屏道：衛師王禹係裴直乾兒，朱爺若去投到，是飛蛾投火了。因把手內文書向火上點着，朱明急忙去奪時，已被燒燬。朱明作色，彩屏謝罪，復勸說道：「依妾愚見，不若見機而作，遞蹟埋名，待時而動。」恐朱爺猶豫，故燒之以絕朱爺之念，留此解批，令嘍囉四散。謠言說朱爺落水身死，尋一死屍以實其事。朱爺便可脫然事外矣。朱明沉吟，也便唯唯。彩屏告罪入內，令兩個侍女領朱明至客房中，使席歇宿。次日黎明，吩咐嘍囉去尋屍首，依計而行。一面請朱明同至盤山。朱明慨然許諾。朱明坐車，彩屏扮作軍官模樣，兩侍女也是寬衫高笠，懸弓插箭，騎作一匹劣馬，簇擁而行。前後嘍囉偵探，不到日落時候，已至盤山。彩屏進去，改換女裝，環珮珊珊，同着伊保出去迎接。伊保望見朱明，倒身便拜。朱明忙在扯時，伊保連拜道：「聞名雷貫，積想魂消，不意荒山得邀玉趾，三生有幸，百拜何辭。」朱明回禮不迭，敕坐後間道：「君庚幾何？籍貫何處？」夫人云：「與花鳳為仇，避禍來此。」乞道其詳。伊保道：「小子年方二十一，家住天津，略讀儒書，竊慕游俠，拙荆幼得父傳，頗通劍術。夫妻同志，結客揮金。今歲清明掃墓，拙荆舞劍為樂，被甲府長史花鳳窺見，遣尼真修他以佈施為名，誘拙荆至庵，看塑觀音法像，於茶點之內，俱下蒙藥。虧一伺小尼暗做手勢，拙荆會意，悄悄潑去濃茶，藏過幾塊糕點，假裝昏睡。奸尼認是中計，將門鎖閉，牀後鑲出花鳳，擁抱求姦，被拙荆痛打一頓，斷其腿骨，把庵中打得雪片花鳳懷恨，囑託衛官將愚夫婦收監，以白晝抄搶為名，硬坐光棍行凶之罪。上一司礙着申相，不敢批駁，把愚夫婦問成斬絞監候。有一結義哥哥，渾名血丐，幾次要想劫牢，因夫妻二人下在衛所兩監，難於動手，他有義兄紅鬚客深通劍術，五月內出京，往山東幹事，血丐尋他來幫手，直至七月中回來，分頭入獄，把愚夫婦劫將出來。」

## 第五十一回 萍水相逢英雄結契 命理胡謔婆媳騰歡

伊保又接着說道：「小子和拙荆到家收拾細軟，一路逃往遼東，路經此山，山上盜首宋基下山劫奪，被愚夫婦殺了衆嘍囉，就推為寨內主。權時落草，那晚愚夫婦出獄，分頭報冤，把花鳳妻妾子女盡行殺死，只便宜了花賊，出外就醫，真修宿在相府，未曾正法，拙荆恨那奸尼，囑紅鬚客去行刺，又驚動了同店一個酒人，被他救去。前日到此，捉起來，還是懊悔。小子素知朱爺氣節文章，俱臻絕頂，天生神勇，武藝驚人，聞有西湖之難，日夜憂疑，直到七月中，義兄血丐說在濟寧得遇朱爺，方纔放心，并述朱爺力過孟賁，氣凌郭解，前日紅鬚客到此，備述朱爺真聲動天地，知幾若鬼神。愚夫婦方纔放心，欽慕贊歎，死心塌地，日逐差人下山偵探，並沒蹤跡，却不知道朱爺微服而過，飛霞料理酒席，大吃大擲，款待朱明坐席後，朱明問道：「某在西湖被難，君何以知之？」伊保膝足道：「可惜難中慌迫，尊使不知流落何處，幾遍差人到天津去訪問，總沒音信。不然今日主僕便可重逢了。」朱明急問：「莫非小童朱玲得君救援麼？」伊保道：「去歲小子在杭州游湖，正值發蛟，撈救得十餘人，內一小廝，喜其相貌，」

帶回天津。問知係山西人。跟主人在湖被難。却不肯道出朱爺姓名。後令掌管文史。四方文士。至舍談文。四方武士。至舍較武。其中頗有出衆之才。而盛价眉目之間。皆有鄙夷之意。小子深以爲怪。一日細細根問。彼云客非不佳。但觀海者難爲水。欲如吾主人之才。相懸實甚。因再四叩其主人姓氏。方痛哭而言。朱爺姓名。并述朱爺仁孝智勇。俱由天授。同溺西湖。生死未卜。說到那裏。淚如泉湧。痛不欲生。愚夫婦由此敬愛。另眼相看。想慕朱爺。眞如飢渴。不意今日得見廬山。誠爲萬幸。彩屏生有俠骨。性愛結納英雄。見朱明與伊保把酒談心。雖不來同席。却不進去。另設一座。旁坐而聽。見伊保說道。朱玲。便接着說道。盛价忠義。實爲難及。一手指着一個披髮丫鬟。說道。妾見朱玲書空咄咄。戲謂之曰。汝年尚幼。安得如此張致。勿愁無偶。當以阿杏配汝。彼卽泣下數行。淒然欲絕。云。主人入湖。生死未卜。何以妻爲。妾身夫婦深以爲難。不料倉卒中失散。致今杳無音信也。朱明聽到此處。不覺淚下。伊保道。朱爺參勘裴直在後。因何裴文先有僞檄緝拿。莫非原有宿仇。朱明道。正是僞檄上亦有君名。君因何事與彼爲仇。伊保道。朱爺見過這僞檄麼。小子沒有親見。是義兄血丐在山東道上。遇着兩個游方僧人。劫奪孤客行李。被他殺死。身上搜出那檄。記了幾個姓名。述與小子聽。纔知道的。至與裴文爲仇。是去年在湖上撈救被水之人。倉卒間帶不多錢。許小船上救起一人。給錢一貫。止費了一二十吊錢。裴文噴是異方人。在彼處逞錢。滅了威風。喝令豪奴攢打。被小子打的落花流水。裴文跑得快。背心上也着了一拳。當夜搬入寓所。五更天帶着盛价。就起身趕回家來了。他不及報復。以此致恨了。朱明遂將西湖被難。東阿釋盜。夜殺惡僧。得見僞檄。遇血丐後。搶出小小。在河間店中。救那尼姑。并火燒寶音。一路聞殺諸事。約略述了一遍。只可惜放了那奸尼。未得豁賢夫婦之氣耳。伊保彩屏。都是義氣相高。游俠自喜的人。一聽朱明之言。投其所好。從心窩中一陣奇癢。直癢透渾身骨節。中跳盪而出。夫婦二人重復出席。羅拜於地道。朱爺眞天人也。朱明忙扶起來道。馳馬試劍。未嘗學問。何足道哉。血丐紅鬚何在。請來一會。某思之渴矣。朱明說到那裏。伊保夫妻登時變色。長跪於地。涕泣求救。朱明扶起。叩問其故。伊保道。義兄血丐。不知有何要事。入洋緝探。苦留不住。就是劫出愚夫婦來的那一晚。匆匆別去。前數日有信爲洋盜所困。愚夫婦欲去救援。因寶音寺虎視眈眈。此處基業。尙係草創。不敢擅離。幸紅鬚客到此。與他說了。星夜往救。但他兩個都是一勇之夫。寡不敵衆。正在憂慮。今蒙朱爺下降。倘得垂手。感激無窮。朱明道。血丐入洋。卽某所使。當親往救之。寶音寺已火。黨類略盡。君當爲部署。亦當分身入洋。以爲後勁。海洋之上。不比陸地。非某所長也。伊保道。此山係寶音下院。賊首宋基。每月進奉。小可一概除革。和尙大怒。遣人來廝殺。過兩次。虧着攻守異勢。却已耗費銀糧。瘡痍未復。現在衛師王禹與賊禿同在裴門。每日操演軍士。欲來洗蕩。是以不敢擅離。俟經理一番。卽當入洋。斷不失約。因問入洋之期。朱明道。援人之急。豈可遲延。明日卽行可也。伊保大喜道。兩載之思。一日之會。當與朱爺痛飲。談談。以慰飢渴。飲酒中間。朱明留心察看。見伊保議論卓犖。血性過人。且出自舊家。韜略武藝。俱有實際。雖老成大雅。不及柏仁。躡捷不及紅鬚。堅韌不及血丐。

謹慎不及尤杰，筋骨不及豐城江中賣解之人，而心性靈透，亦爲過之。視茅范諸人爲較勝，可備干城之選。遂稱伊保爲伊兄，彩屏爲伊嫂，予以暗號，許其薦拔，不復以綠林待之。伊保夫婦大喜過望，至三更後，方纔罷席。天明起來，備席送行。彩屏令侍女阿杏捧出一套衣服，并課筒東板，交付朱明道。洋船上頗行九流術士，朱爺數學通神，改裝便可如意。朱明道最好，換了衣服，伊保喚過頭目一名，給與白銀百兩，鋪蓋一副，令其伏侍前往。向朱明道，此名伏波，綽號東樓兒，此名成全，綽號泥裏鐵，閩中海鬼出身，能伏水之底，立水之面，臥水之中，與洋盜熟識，是有忠心，頗諳武藝，故着他嚮導。朱明唯唯，又有兩名嘍囉，牽馬伺候。伊保令其送上了船，即回山繳令。朱明止住道：不必馬匹，步行最好。當下朱明別了伊保夫婦，拔步便行，在身邊取出易容丸，把面改作紫色，兩個頭目着驚道：怎朱爺就變了臉？一會小的們都不認得了。朱明笑道：怕路上有人認識，故用易容丸以變其色。你們仔細看去，可有甚破綻。頭目道：一毫也沒破綻，竟是天生就的皮色，真也奇怪。三個人趕緊而行，不幾日到了海邊，雇一隻小漁船望南而來，一路上問起商船賣舟，俱沒確信，直找到天津，見港口泊有數百號洋船，朱明暗忖：此處定有消息，因上了岸，逐船看去，見有十幾號船，掛著申府旗號，因在袖中探出課筒，搖上一隻大漁船來，船頭上水手喝道：這是空船，又沒客人，趕撞些什麼，快下去罷。朱明聽說，便即退步，後船却有人喊道：叫那先生轉來，老奶奶要起課哩。水手道：也是你的造化，後面去發個利市罷。朱明在船沿上走去，只見一個十四五的女兒，把手招着，朱明走進艙艙，艙內擺設一新，廚櫃箱籠，銅錫器皿，甚是齊備，門帘之內走出一個半老婆子來的說道：先生請坐，咱要起一課兒。朱明答應坐下，裏面一個半村不俏的女人，插着滿頭珠翠，身穿桃紅綢襖，腰繫水綠袴兒，塗着一臉鉛粉，一隻手指上勒上十幾個金銀戒指，那婆子說道：咱一個小兒子做親，纔兩個月，同幾個夥伴，往洋裏去，至今沒有回來，請先生起一個課兒，可太平，幾時得回，沒甚大事嗎？朱明道：如今這樣世界，怕甚不太平，那婆子笑將起來道：先生你自沒到過洋裏，不知利害，從前咱們的船，原不管甚麼太平不太平，如今世界反了，做莊家的倒欺負糧長來了，說完這話，便朝着窗外打了兩個問訊，口裏喃喃禱祝過了，朱明便搖起課筒，唸了幾句文王伏羲周公孔子四大聖人的套子，問了婆子，姓周，又念今有周姓信女，及內象三爻，外象三爻的話頭，須臾完成一卦，討過筆硯，點出卦來，說道：此課乃天山遯，金爻獨發，克制子孫，母爲子占，大是不利，西月四日，金氣正旺，木氣正衰，只不要撞着姓周姓鐵姓尤姓鍾的還好，若遇着這幾姓人，便十分凶險了，說着，連連的搖着頭道：大凶大凶，那婆子聽說，滿眼流淚道：如今合咱們做對，正是姓鐵姓尤的不，要真個弄出事來嗎？朱明道：你老人家且慢慌，這課裏還有化解，只把姓鐵姓尤的出身，如何與你家做對，前情後節，說得明白，我替你合上這課，按了方向，定了飛伏，就斷出有化解，沒化解來了，那婆子頓住了口，裏面的女人噙着一把眼淚，走將出來，說道：那姓鐵的是一個化子，不知是那裏人，到洋來要飯的，他假做要飯，實是要來害着咱們，咱們覺着合他廝打起來，被他打敗了，虧着咱這裏人多，他打咱們不過，又被這一個姓尤的裏應外

合打奪了去。把咱們的人打壞了許多。咱們不服。又起了人去。又被他打敗了。那姓鐵姓尤的。便跑到一個島裏去了。咱們丈夫。也是幫打去的。不見他回來。纔請先生起課。先生細細推算着。看是吉是凶。有化解沒有。朱明道。既已打敗過幾回。見過大凶。就不妨事了。這課裏又有卯時一冲。逢凶化吉。二位但請放心。女人道。先生不要撒謊。哄咱們婦道家。纔是朱明道。我是有名的吳鐵口。斷一句是一句。再不肯改口的。先不知從前敗過幾回。故說是大凶。已統見過。就有化解了。把手指輪着說道。只看出月初頭。包你活跳的人回來。我好平白的咒人嗎。那婆子合女人方纔收淚道。謝天謝地。只願依先生金口就是了。那女人便道。奶奶還請這位先生算算他的命。那婆子道。你說得是。把命合一合看。因說出一個年月日時來。朱明按着江湖訣說道。此命爲人性剛。喜則眉花眼笑。怒則捋臂揮拳。膽大心雄。頭高氣硬。今年交運脫運。移花接木。該有血光之災。戰殺之禍。虧得紅鸞天喜星照命。諸事逢凶化吉。打身不動。今年過了一派順利。財旺生官。還有小小前程。只可惜是武職。也有封妻蔭子的福分。妻宮坐着恩星。主有賢人妻子。幫家做活。貼心替力。夫妻和合。同諧到老。妻有古希之壽。兩男一女送終。朱明說完。婆媳二人俱稱贊推算得準。笑逐顏開。又把自己兩命。請朱明推算。朱明按着江湖之訣。已往的一味扞江。未來的一味濟奉。加以八面風。六角鑽。兩頭蠻。圓圖子。定時辰。問刑克。許多的條例。婆媳二人。已自着了迷。的。把三歲行運。剋父剋母。好的歹的。一句句都是自己說將出來。朱明綽了口風。添說幾句。便相顧錯愕。驚以爲奇。至聽說後來的許多好處。便像真的一般。皮膚騷癢。登時骨體輕了一半。連叫先生真是神仙。怎算得恁般靈驗。歡天喜地的。收拾酒飯出來。那女子自與婆子議論道。奶奶這先生年紀不多。本事却高。把咱們的肚腸都穿了過去。說的他那樣氣概。不是活現的嗎。不知道的。見咱們行着船。就奉承也說是發財生意順利的話罷了。怎知他有官做。又是武職。可不是神仙嗎。那婆婆便道。他說咱爲人慈善。恤孤愛寡。敬老憐貧。日裏一個人。夜裏一個鬼。有鑽骨星在命。鑽頭頭痛。鑽腰腰痛。那句話。不是着的。女人道。他說咱們有口無心。欺強怕軟。知高識低。有分豁沒偏閃。一片熱心腸。高人相敬。小人不足。須不是咱告訴他的。怎這們說得着。就是那姓鐵姓尤。他又怎預先知道。真有個半仙之分哩。朱明用完了飯。婆子便道。還有一命。要請先生算哩。因說出年月日來。朱明暗吃一驚。怎這年庚。竟是朱玲的八字。問明又是男命。因扞他一句道。你說得明。我指引得明。這命若是南方人。命便弱了。若是北方人。便不嫌弱。就看五星宮度。南北亦是不同。須要說明。纔好推算。那婆子道。這命實是北方人。北方人帶來。被我們總管船的顧老爺收留。認做兒子。指着先前招手的一個小女兒說道。這是我孫女。要許配他。不知他命生的好不好。故此要請先生推算。那女人把手拉那女兒來。說道。喜呀。替女婿算命哩。那女兒瞅了一眼。跑進艙門去了。朱明道。是北方人便好。只可惜少年運氣不濟。要見水厄。流落他鄉。做個人下之人。一交十八歲時。亨運通。貴人提拔。平地登雲。這却是個文職官兒。富貴榮華。有四十年大運。如今這位現在何處。可請來一會。後日好問他索謝得。一主大大財香。那婆子滿心快活。喜得兩眼沒了縫兒。說道。先生真是仙人哩。這

命去歲就見過水災。前月中又到這海邊來投水。夜裏驚醒了船上的外水。撈救起來。顧老爺見他相貌清秀。滿腹文章。過繼他做了兒子。如今帶往邯鄲。去見他丈母娘去了。朱明道約莫幾時回來。得見他一見纔好。那女人道還早哩。他顧奶奶好幾年不回家了。這一去。緊著也是十月裏的事。朱明問其住處。婆媳二人俱不知道。婆子又把小女兒的命來算。朱明認了幾句幫夫益子。與那男命正是一對兒。夫榮妻貴。一竹竿到底的話。忙忙的收拾課筒起身。那婆子拿出一百文老錢。千辭萬謝。送與朱明。朱明不受。婆媳二人抵死推送。連那小女兒都幫著亂搥亂操。朱明只得收了。跑上岸去。

### 第五十三回 甜吟蜜詠美女情懷 綢冷衾單新郎惆悵

正到直南三個化子走過。便假作心慌趕路。灑出袖裏那錢。頭也不回。一直去了。化子爭先搶奪。幾乎相打。朱明到船。吩咐頭目回去。上覆主人。說血丐被了姓尤之人救出。大約即是紅鬚客所爲。如今投向島中去了。可以放心。我因舊僕朱玲。現在邯鄲。前去尋訪。後會有期。面見時謝他罷。頭目奉上盤費。朱明不受。單提著行囊上岸。一路殮風宿水。到了邯鄲。尋下呂公祠作寓。貼起吳鐵口招牌。每日辰巳兩時賣卜算命。一過巳時。吃飽飯。即出門尋訪朱玲。有半月餘光景。把一個邯鄲縣城市村鄉。都訪遍了。並沒一些蹤影。忽地生起病來。頭疼發熱。昏沈不醒。祠中道士請個醫生。吃了兩貼藥。兒越加沈重。道士恐有差池。把朱明搬到一個走廊下來。風雨不蔽。煞是可憐。却虧着不吃藥的好處。拖了兩月。漸漸輕可。偏又遇着驟寒。風雪交加。把朱明凍硬了。竟如死人一般。幸而旋落旋止。次日即晴。祠中護法閱時行會。任禮部。致仕在家。常至祠中。與住持譚玄。這日備一個煖鍋。四碟大菜。來祠賞雪。同着一江南先生。在亭內飲了一會。起身閒走。那先生因要解手。一逕的抄過走廊。忽見朱明蒙頭僵臥之狀。吃了一驚。知是賣卜吳鐵口。病後着寒。已十餘日不進湯水。不覺拂然道。異鄉孤客。患難之中。死生之際。而漠然無所動於中。真可謂心如槁木死灰者矣。身上脫下一件棉海青。裹了朱明。令人連蓋褥扛進客房。囑咐道士。頻以薑湯熱酒稀粥調之。當問閱。借銀五錢。送與道士。叮囑而別。朱明客感已清。得煖便愈。加以稀粥補養。道士不比從前。水火十分便益。數日之間。即已痊愈。忽見床上這件海青。不知何來。叫問道士。方知其故。暗付這先生一片惻隱之心。可敬可感。要住持領去一謝。住持道。昨日閱老爺差人來說。要借這裏做詩社。我要在家料理。不得工夫。詩社裏有這先生。明日來時面謝他罷。朱明這夜因要見那先生。睡不落穩。豈知將及天明。反睡着了。直到紅日三竿方醒。忙討些水來淨面。穿好衣服。整冠出來。詩社中人已自來齊。在亭子上分韻做詩了。朱明暗想。他們正在構思。不便去打攪。待做完了。去謝不遲。因遠遠的挨近亭子邊。在人背後偷看。那一個是先生。何等相貌。一眼看去。便見側邊一個少年活脫。是好友金玉。注目更視。絲毫不錯。便要進去相認。却轉一念。恐薙惱衆人。自己穿著相士行頭。也怕金玉削色。又且有事在身。不敢造次。遂躡足而同坐了一會。耐不住又

出房打聽，如熱石上螞蟻，沒個定性。恰值道人送出飯來，是一大碗米飯，一碗豆腐，却比往常不同。有些油水，到加上一小碟的白片豬肉，便問那道人：「亭子裏做詩的，是些什麼人，可有外鄉人在內？」道人道：「都是本縣出名才子，也有舉人，也有秀才，天下聞名的，只有一個山西人，就是這位金玉金先生了。」朱明急急的吃完了飯，在病房中，咽了一會，直到紅日西沉，方才醒來。忙走出祠外，預候金玉金先生出來。見各人已紛紛的走出寺來，獨不見金玉。那知金玉掛念那吳鐵口，已帶着館僮，到病房裏尋他，却撲一個空。也就準備回去。朱明只不知道這些緣故。在祠外等了一回，復進祠中，見住持正送金玉，一眼看見朱明，慌忙喊道：「吳先生往那裏去的？」累金師爺各處找尋，朱明疾趨至前，住持手中方遞過一個紙包道：「這五錢銀子，師爺給你調理的，叫你靜養兩日，且慢開張。」朱明接了道：「師爺請房裏少坐，有話奉告。」住持便先別去。金玉一頭走，一頭想，這聲音很熟，仔細把朱明一看，失聲道：「你莫非是朱明兄麼？」請問何由至此。朱明把出京以後之事，略述一遍。金玉吐舌道：「原來吾兄歷此坎坷，倒借了吉瑞一臂，弟若在彼，亦當一拔佩刀矣。」因叫館童吩咐道：「這吳先生是我鄉親，今日要抵足談心，不回館了。」可叫道士備四碟菜，十觴酒來，你便回去，不必在此伺候。館童答應自去。道士送酒來，二人一面飲酒，一面敘闊。金玉說王夫人逃出避難之事，朱明好生憂憶，暗忖母親事獨幾先藏身必固，但不識移居何處，致紹甲等好友俱不知消耗。我本擬待事略定，悄悄回家一探，今不能矣。想到那裏，不覺潛然淚如雨下。金玉勸慰一番，問及小小之事，云：「士俊在寓，每一道及，輒復流涕，望兄如望歲也。」朱明把救出小小，寄放保定之事說知。金玉喜道：「吾兄真不愧崑崙押衙。」士俊之命可生矣。朱明見金玉說這話時，滿面喜色，忽變憂容，忙問其故。金玉道：「弟正有一事，欲與吾兄一敘。弟場後起身，在山東道上，偶於驢背吟詩，側邊道上開過一車，車中載有兩美，四目相視，殊有顧盼之意。把弟之詩便打斷了。彼車前行，不知我驢緊接在後，竟把弟所做之詩，恬吟密詠起來。弟已覺驚異，却被一個美女，人窺見，弟在車後，吩咐車夫把馬加上幾鞭，如飛而去。弟是日整想了一夜，道是無情，却頗有顧盼之意。道是有情，却驅車竟去。想到後來，忽然於迷中一悟，古人見色不迷，怎臨事毫無把握起來。彼時痛自悔責，遂把這段情踪，撇去天外。朱明撫掌道：「這纔是英雄一刀斬斷，好不爽利。」金玉說道：「吾兄且慢加獎，偏是次日又遇着那車，或前或後，車箱內坐的還不打緊，只那車口側坐的一個美女，向弟嫣然微笑，不覺兒女情長。英雄氣短矣。至晚下店，偶成絕句，書於壁上。剛寫完，即被店家催促，移居側房，把上房騰出，讓與貴客。而貴客即係美女之父，見壁上所題墨蹟未乾，詢係弟筆，極加歎賞。遂至弟所暢談，并欲延弟為師，教其幼子。弟彼時喜天作之合，一口應承。同至於此，現在敵東閱時行，即美女之父也。朱明道：「兄所題何詩，致彼深賞，西席之招，即東牀之選矣。」可喜可賀。金玉搖頭道：「弟彼時亦作此想，豈知大有不然。因念出絕句一首道：『憐予思澀續詩成，香口吟來字字清。何事驅車如避客，教人猜說是無情。』朱明道：『此詩情見乎辭，閱老愛而延兄，其意顯然。』怎吾兄反以為不然。金玉道：『閱老係恩廕出身，詩文非其所知，彼所愛者字耳。』弟初時亦疑其有婚姻之意，到館以後，方知彼意。」

屬於山東外家。弟即欲辭去而藕斷絲連，未能決絕。故欲與兄商之。朱明道：「此非難處之事。閱老既專意延兄爲師，則盡心課教其子，把婚姻之念一刀斬斷可也。安用商量？」金玉歎道：「其中尚有許多委曲，兄所未知。弟自喪偶以來，於今三載，夜夢撩人，月色琴聲，無端入座，徘徊生感，宛轉成憐耳。」朱明駭然道：「吾兄素行，弟所深知。莫非一念之差，竟蹈相如之轍麼？」金玉道：「弟雖無志，何敢踰閑。只這情之一字，跳他不出耳。弟到館以後，方知車中美女係一主一僕。主即閱老愛女，小字天慧，婢則乳媼遺孤，小名養慧。天慧生性端莊，至今未窺半面。養慧賦姿倜儻，日來時現全身。弟因所居者師席，絕不假以笑顰耳。而此女益加敬重，愈切愛憐，飲食寒溫，起居澣濯，無不曲致其情。且欲以引線自薦，他說小姐品貌端嚴，不可干以非禮。但知先生鸞絃已斷，芳心脈脈，在深顰低詠之間，流露出來。當求之呂翁祠，住持云：閱老酷信其言，俾作冰人，或可八九。弟現爲西席，豈可妄議婚姻？且方外之士，奸狡者多，弟既無財以動之，又無勢以壓之，安肯爲我謀耶？吾兄照理如鏡，料事若神，不識何以教我？」朱明道：「小姐之意，已知吾兄斷絃，侍兄之心，則更熱如火炭。吾兄所慮，大是危機，須要守定身心，不特跳出色圈，并跳出一念之錯，終身之悔耳。還當以高飛遠走爲正理。兄明日可決意辭之。金玉欣然應諾。兩人絮絮叨叨直講一夜。天明起來，洗漱已畢。金玉正約朱明回去辭館，只見館童着兩個大管家，慌張而來道：「老爺有事，立等師爺去商量哩。」金玉笑道：「又是那一個顯官生日，或討音，要做壽文，輓章了？」弟先行一步，看沒甚別事，即差館童來請，說罷自去。朱明在寓候一日，不見館童之面。次日又候了一日，到第三日再熬不住了，問了道人路徑，自來尋訪。一到街上，只見燈籠鼓樂，輪馬紛馳，儼相媒人。花紅絡繹，根問路人，方知有詔采選，以致民間嫁娶紛紛，暗付金玉回去，莫非已中雀屏，因急急趕至閱宅牆外，見大門上結着大紅全綵，裏面鼓樂喧天。詢之街隣，果云：「招贅山西先生爲婿。」朱明這一喜，真如自己洞房花燭一般。滿心快暢，縮轉身來，仍回寓中安歇。次日天明，纔起披衣，只聽金玉叩門聲急，慌忙開門，賀道：「箭雙鵰之言驗矣。」金玉悶悶不悅道：「不要說起。弟這幾日，幾乎氣死悶死，笑死羞死。急死，又幾乎想死。朱明驚訝道：「吾兄剛做得怎親，就有許多死法？」金玉道：「休得取笑。待弟告訴出來，連兄也要氣殺笑死哩。」弟那日回去，閱老說今日因修郊祠，要采童女侑神。縣中有女之家紛紛嫁娶。山東路遠，不得已要權屈先生與小女暫結花燭。弟此時喜出望外，不暇推辭。外面已是張燈結綵，儼人等陸續俱到，不及打發館童來請。豈知合卺之後，洞房中竟不見了新人。說是日子不好，權結花燭以遮外人耳目。改日另擇吉期。弟也信以爲然。第二日竟一日不見新人影子。弟思即夜間不便同牀，日間亦何至相避之甚？心中委決不下。昨日三朝，又好好的同拜家堂，見禮分別大小，同進房來。正欲親問其故，外面又催請上席，竟是一去不回。弟更耐不住，請了閱老進房，叩其緣故。他說小女已許外家，路遠莫致，因先生至誠忠厚，權請代結花燭，當以百金奉酬。弟彼時大發雷霆，儘力數落了一頓。閱老倉皇而去，少頃養慧出來，轉致小姐之言道：「未結花燭以前，妾與郎君如同陌。」

路既結花燭以後，妾與郎君卽是夫妻，一與之醮，終身不改。妾誓死不另適人矣。目下老父正自執迷，郎君且毋冒昧，待妾緩圖，必成合璧也。養慧臨去，又囑弟靜候好音，千萬勿爲悻悻，并云閱老防閑甚緊，不能時出，請自放心。吾兄思之，豈非絕世奇聞。朱明昨舌道大奇，真該氣死悶死笑死羞死急死而又想死也。從前勸兄舍之而去，此時則斷不可舍矣。閱小姐所云，未結花燭，如同陌路，既結花燭，卽是夫妻，乃大義也。彼既誓不另遇，兄宜安心候之。倘閱老執迷不悟，閱小姐無計挽回，則弟雖不才，願助一臂。弟想家母必遊豐城，欲潛往一見，然後遍歷天下險要，以爲異日撥亂之計。今既目擊兄有此事，何忍忽然而去。請留待一月，新正束裝何如。金玉大喜，道得兄相助，弟事諸矣。欲取酒劇飲。朱明道不可，你若久出，必生閱老之疑，可急回去相機而行。弟在此無事，仍修前業，賣幾個課兒，儘可度日。兄勿掛念也。金玉點首，走出客房，住持知已，贅閱老爲婿，百倍奉承，擺設茶點，極其豐盛。連朱明也作敬起來，死命拉去同坐。二人無奈，只得領情而散。朱明自此仍復掛招，一日金玉來看，正值買卜者多，忽忽不及細述，但附耳云：姻事大有可成，又隔幾日，金玉到祠，滿面笑容，說道：閱岳雖未面許，小姐現已同牀，并養慧亦收爲妾媵矣。朱明失驚道：令岳既未允許，小姐安得同牀。吾兄未免蹈苟合之嫌矣。金玉道：非也。閱岳雖未面許，已囑其舅轉致，暗中改正。小姐若非得父命，亦斷不肯出就弟也。朱明沈吟，花燭已結，雖於大節無虧，但終不甚光明正大。此皆令岳之誤也。兄事既妥，弟當卽日長行矣。金玉道：時已歲暮，雨雪載途，轉盼卽是新正，何必如此性急。且吾兄志在物色英雄，目下有一奇人，弟當致於兄前，以供賞識。又豈可失之覲面。朱明聽了，心裏便喜得直跳起來。

## 第五十四回

病榻懷春爲郎憔悴

濁流飲恨愧我風塵

朱明忙問奇人是誰。金玉道：這人姓古名幽，字解玄，卽拙荆之母舅。弟向日未與會面，彼前因家岳志趣不合，故足跡不至其門。近聞權給花燭之事，不勝駭異。方來岳家與岳爭論，纔得有此幹旋。其人貌若神仙，胸羅星斗，天文地理，兵營戰陣之事，無所不精。吐故納新，長生久視之術，無所不鍊。吾兄獨信儒書，彼却與通道法，弟屢將吾兄生平向彼稱述，彼亦渴欲一會。兄一見自應傾倒，知弟言之不謬也。朱明好生驚愕，轉疑解玄是一個大言不慚的術士。金玉那裏肯信，便遣人將解玄請至祠中。朱明和解玄談說中間，總覺貌合神離，不因不由。伏在桌上打一個瞌睡，忽覺身子有些輕飄飄的那房中好似天旋地轉般，把朱明驚得醒來，看解玄和金玉兩人，仍然是行若無事的樣子。在那裏高談闊論。朱明見房外有許多黃金力士，各向房裏殺來。朱明忽將解玄拿住，瞋目直視，大喝一聲道：原來是汝所爲，是何妖邪，輒敢以幻術戲我。且吃我一刀。聽的掣出刀來，直劈下去。解玄猝不及防，被朱明目光注視，神威一逼，寶刀燦燦，寒芒直射，心胆盡裂，魂魄俱飛，便現出原身，却是一隻元狐，通身黑毛，無一絲毫雜毛，跪在地下，哀號泣命。金玉顧而愕然，扳着朱明說道：吾兄勿傷其命，且問個明

白朱明喝道，你要性命，快把巢穴族類，并從前作過罪孽，實供出來。如有一句虛言，便斬汝首。老狐道：小畜在太行山穴居千年，採取日精月華，滋養營衛，從不傷害生靈。因要慕帝里繁華，入都游賞，偶經此地，愛閱老花園幽寂，暫寓其園。俟小畜進京，探看消息後，挈兩女往遊。兩女見金相公才貌，頓起邪心。小畜防範嚴密，不遂其意，慊慊成症。小畜祇顧之私，見金相公代結花燭，正入情坑，不合令大女假作小姐，二女假作了環，明去夜來，桃僵李代。又因金相公備述朱爺才貌，兼之性惡僧道，小畜無知，遂來一見，致為朱爺照破。倘蒙恩饒，小畜一死當引兩女仍回太行，閉洞潛居，隔絕人世，以盡餘年，斷不敢妄為也。金玉大驚失色，朱明道：我說閱小姐未得父命，焉肯遽從？原來是你這孽畜所為。只是金相公既與爾女寢宿，必耗精神，這罪却不小。老狐道：兩女採取日月精華，已非一日，貪慕金相公才貌，偷洩真精，有益無損，非若狐精偷盜元陽，竭人骨髓，只看金相公丰采便知。小畜頗諳醫理，廣識丹方，閱小姐因現勸其又不轉，憂鬱成病。小畜當覓靈藥奉贈，待閱老相求，然後救之。姻事可諧，以此贖罪之資，伏惟朱爺饒命。朱明道：如果有藥可救閱小姐，得成婚姻，當饒汝命。因收過寶刀，放起老狐，令老狐復入形，頓首謝罪而去。金玉亦惶惶回館。二女看此情形，早料此事必敗，滿面羞慚，垂淚道：不意緣盡於此，後會無期。前程保重，善處新人，勿思薄命也。說罷，淚下如雨。金玉亦愴然，悲不自勝。老狐再三催逼，兩女痛哭而去。金玉追送出房，再由牆陰，條然不見。次日根問館童，知小姐果然病重，好生焦急。夜裏想起兩女恩情，及臨別可憐之狀，不勝傷感，又愁閱小姐病危，老狐所許之藥，未知真假，心如轉軸，徹夜不眠。一日早起，忽見桌上有一包草藥，包上大書病愈成婚四字，滿心歡喜，連忙藏入袖中，開門出叫館童，問小姐之病，可好些麼？館童道：那裏得好？昨日又是退鬼，上廟設祭，建醮念經，道士和尚亂了一日，休想鬆動一點兒。金玉道：為何不請醫生？館童笑道：生病有個不請大夫的嗎？越醫越重，個個都回了。金玉道：為何不請我醫？館童道：師爺又來了，你是讀書人，怎說會醫？金玉道：儒作醫，從來如此。你只對老爺說，還你手到病除。館童似信不信，進去稟知。閱老忙出來問道：先生真個會醫麼？金玉道：說也不信，只用下藥去，便見分曉。閱老道：小女染病，醫禱無效，籤課俱凶，只有呂公祠吳鐵口說是天喜天醫，雙照命宮，定遇良醫，逢凶化吉，莫非應在先生身上，倘得小女病愈，當以百金奉酬。連前日所許，一并送上，斷不食言。金玉唯唯。閱老先向養慧說，知令其準紙備筆。養慧轉稟天慧。天慧道：他真個會醫麼？養慧道：小姐病重，養慧晝夜伏侍，不能出去。老爺關防又緊，金師爺無可奈何，借此進來，欲圖一訣耳。若是會醫，有個不早說的麼？天慧點頭垂淚道：也能見他一面了。却這段姻緣，你可悄悄說給他。我病已入膏肓，不可用藥，恐老爺歸咎於他。我死後，叫他不要痛苦，總是前生孽障了。說罷，嗚咽不已。養慧含淚勸道：且待金師爺進來，相機而行，或者他真個會醫，也未可知。天慧道：癡妮子，病到這個地位，正經會醫的都不醫了。何況是他？千萬叫他不要用藥。我到臨終之時，求老爺將你送與他為妾，了這心願罷了。養慧淚涔涔，只下丫環報說：師爺進來了。養慧忙走出來。金玉已經入房，閱老讓至幔中坐下。養慧送上書本。金玉那知診脈，只

把玉腕按念一會，說道：「望聞問切，必兼此四術，後可治病。」晚生斗胆，要看一看小姐面色。閱老忙令養慧揭開帳子，并鏡幔俱挂起來。金玉睜眼細看，見天慧滿面流淚，雖然支牀，一種憔悴可憐之狀，如風摧菡萏，雨打梨花，不覺一陣心酸，兩行淚落，按住天慧之手，嗚嗚咽咽，幾乎哭出聲來，嚇得養慧面如土色，慌忙放下帳子，折開金玉雙手，要推出來。金玉忽起一念，放聲大哭道：「令愛此病，實爲小婿而起，令愛若死，小婿義不獨生。實對岳父說了罷，令愛與婿既結花燭，即是夫妻，古道皆然，別事可代，花燭如何可代？小婿固不忍別娶，令愛亦豈肯另嫁？小婿也是宦家子弟，又豈肯把妻子再嫁與人？現今令愛性命還在水裏，終不成把死人嫁往山東。小婿只一帖藥，便醫活得令愛。」岳父也沒個見死不救之理，若到當官，便要治岳父欺君之罪了。小婿薄擅才華，也不爲辱沒門楣，不如曲從了罷。省得被人笑話。閱老氣壞在交椅上，一句話說不出來。左思右想，再無別法。又在生死關頭，轉過念來，歎口氣道：「罷了，真個弄假成真了，但須要醫好我女兒。若虛言脫騙，便與你性命相搏。」金玉道：「小婿若無手段，何敢擔承？」岳父請出治事。小婿在此用藥，包管一服見功。閱老歎氣過了，問天慧果是情願，養慧道：「小姐之病，原爲姑爺而起，姑爺能治此病，是極好的了。小姐有甚不願，閱老失驚道：「原來這病反因此而起，爲父的只因愛你之故，恐金郎寒素，誤你終身，如今也沒法了。」賢婿可用心下藥，倘得病愈，即便成婚。這是你自願如此，將來須怨不得我了。」金玉連忙作揖道：「多謝岳父千金一諾。」岳父請便。小婿無不盡心。閱老歎氣而出，金玉喜不可言。袖中拿出藥來，令養慧來煎，自己忙爬上床，抱住天慧，撫摩憐惜，百倍溫存。天慧垂淚道：「妾與郎君，雖結花燭，未正夫妻，不宜如此褻狎，快請慢外去坐。」妾病已深，郎君亦不可孟浪下藥。金玉垂淚道：「小姐多情守禮，令我且憐且敬，此藥有回生起死之功，切勿疑慮。」天慧之病，一團憂鬱而成，今事已諧，胸中便寬鬆了許多，須臾養慧煎好了藥，金玉接來，湊至天慧口邊，那藥氣往鼻中一觸，覺一陣香氣透入腦門，頭目便自清爽，一口咽下，胃腕中骨都都作響，一股陽和之氣，直下丹田。天慧知藥有效，接連幾口，便都吃完了。登時氣血和暢，筋骸便利，精神亦覺旺相，停了一會，竟掙扎起來，披衣坐在被中。閱老探知，三腳兩步，趕進房中，一見天慧面色，便大喜大笑道：「這真是仙丹了，但你瘦如柴，正要調養，賢婿可留心醫治，休得造次。」養慧你與丫環們好生伏侍姑爺，我向呂祖前叩謝去也。」到晚來，金玉欲宿於內，天慧不肯道：「既承父命，合歡有日，何必居此嫌疑之地？爲婢僕等所笑耶。」金玉自此白日則進房料理，天慧起居飲食之事，夜則出宿於外，得空即至呂公翁祠，與朱明劇談暢飲。天慧原是心病，心事既遂，便日漸輕可。閱老擇了二十八日完姻，金玉天慧重諧鸞鳳，恩情美滿，自不待言。後來天慧令金玉將養慧收房，一箭雙鵰，朱明之言驗矣。朱明見金玉婚事已成，更無他變，便擇於正月初二日動身，要潛往豐城探聽王夫人消耗。金玉扳留不住，將天慧奩資，拿出百金，以爲朱明路費。朱明推辭不得，受了五十金，作別上路。帶使抄天津來，這日正過河間，只見一步車上，幾條大鐵鍊，盤鎖着一位官員。朱明看時，却是無錫縣一位儒者，姓左名孝，曾與朱明同寓相識。新中進士，初選靜海縣知縣。朱明暗吃一驚道：「此人孝弟方正，是個極有學養。」

的人爲犯何事，遭此重譴，因縮轉身來，尾著那車行去。重到河間城外，趁著押解員役打尖之便，悄悄探問，方知申府長史花鳳元，強娶縣民黃大之女鐵娘，被左孝訪知，差幹役把鐵娘連轎提至縣中，將花宅迎娶僕人，拿了幾個鎖在班房，連夜拘拿黃大及里中原媒，并鐵娘之夫趙貴。次日早堂聽審，不料半夜裏，鐵娘合一個看守的官媒，俱不見了。趙貴反赴各上司告狀，說縣主強奪其妻，黃大匿不見面，里甲俱受賄袒。花鳳傳申府令旨，著落左孝交人，上司畏懼申府之勢，鎖拿至保府勘問。朱明聽了，老大不平道：「左兄爲人方正，豈有此事？花鳳作孽可知，但必得此女到官，其禍方解。」因復折轉身，望景州而來。次日到了景州，尋個宿店住下，閒步到申相府前，見朱明碧瓦，虎閤龍環，刀槍密密，劍戟森森，許多護衛，帶刀縣矢，甚是威嚴。朱明回來估看，却被兩個門軍喝住道：「這廝好大胆，是什麼所在，容你窺探？」大門上便跑下幾個護衛，將朱明扭住，拉到門廳上來。一個門官喝道：「原來是算命的，因何不知規矩？」在這裏胡撞。朱明正待分說，只見門裏跑出一個家人，罵那門官道：「請的大夫呢？怎這時候還不來？相爺要砍你的腦袋。」那門官面如土色，朱明插口問是何病。在下敢醫得來，門官道：「大夫都打怕了，躲得影也不見，又打發幾番人找去了。」叩的官兒又多門上不得開，叫小官死也死不及，如今沒法了。曹爺這人說是會治病來，須不是捏造誰？你老人家積些陰騭，圓融著這人進去，搪一卯罷。莫非五行有救，半天裏落下這人來？那家人看了朱明一眼道：「這是個算命的，怎說是會醫？不是當耍的事呢？」朱明道：「除是死的便不會醫。」曹家人笑道：「看你小子不出說的好大話兒，且叫你吃個辣麵，帶著走進二門。」只見兩個小家人飛跑出來道：「曹掌家請的大夫呢？相爺好不焦躁，要抽你的筋哩。」曹家人道：「這不是大夫，這胎不得下來，單抽兩條筋，就算是狗肉造化。」那兩個小家人便縮轉身先往裏跑。朱明探問曹家人，是甚人生產，曹家人道：「說也要嚇殺人，是七太太相爺第一位寵愛的，昨日晌午生起，生到這早晚還不下來，醫得好，還你一個富貴，連咱們都有性命。」醫不好，纔是難哩。」一頭說，一頭走過了幾重宮殿，穿進一個獨院裏來。原先兩個小家人跑出來搖著手道：「腳步兒放輕些，相爺在裏面哩。」一面揭起氈帘，朱明跨進，連過幾重門櫺，揭進幾重帘幕，正中榻上坐著一人，頭戴軟翅道遙巾，身穿一件綉蟒貂皮袍，幾根髭鬚，兩隻水浸細眼，五十多歲年紀，看見朱明，就把手向西邊指著，不叫行禮。幾個侍女，便領着朱明進西邊屋裏，穿帷幙，直至錦綉叢中，只見燈燭輝煌，珠翠圍繞，一個老侍女在五采龍幔內走出，向朱明說道：「七太太胎十月滿足，胎已臨門，坐草一日半夜，今日又一日了，又不是橫生側產，腳踏討鹽催生丹藥吃過若干，都不見效。」相爺說只要保得七太太平安，別的就罷了。朱明道：「這須診脈，纔可定奪。」老侍女便撥過錦墩，揭開綵幔，捧出一隻纖纖玉手，安於綉墊之上。朱明看那指甲，並無青色，令老宮人捏定中指節，有跳動，看明面色，唇色係何顏色。老宮人說是面白唇淡，指節跳動非常。朱明診得脈已離經，不由暗暗把頭點了幾點。

## 第五十五回 入侯門美人守貞節 盜令箭婆媳脫藩籠

朱明診完了脈，出稟申相道：「太太此產，名曰坐產，因久坐墊褥，礙其生理，故爾爲難。只消汗巾一條，高處繫好。太太用手扳定，將一足屈起，慢慢伸開，用人參五錢，同煎佛手散，一服即下。包管母子平安。申相大喜，過望。傳旨內房，速依朱明治法而行。參湯佛手散早已預備。即時服下，不多一會，只聽呱的一聲，侍女飛走出來報：「道：太太已生公子。遣奴婢們告聞。申相喜得眼睛沒縫，連聲稱是神醫。命家人送朱明至外邊飲宴。明日相見候賞。朱明辭謝出來，正待上席，只見兩個侍女，兩個內監慌張而至，說道：「公子便生了下來。胞衣只不肯下，請問先生怎樣治法？」朱明道：「請太太將自己頭髮塞在口內咽下，引起惡心。這胞衣便下來了。」侍女如飛而去。朱明吃過夜膳，一個侍女傳出說道：「相爺說先生神術，一用一靈。夜晚間怕有變頭，叫請先生裏邊去宿哩。」因領着朱明，直到七太太房外，兩間板房中來。朱明睡下，暗自好笑：「我欲至蔣鳳家中訪鐵娘下落，不料轉羈於此。替申相醫好七太太，申相妻子存亡，與我何事，而一時權宜，反爲全其兩命，豈非大奇？」又想申相之相，筋不束肉，神不守形，旺定橫死，天亡親見一決，此來不爲無功。又想左君之事，緩則生變，明日若再担擱，便當破壁飛去。正在左思右想，忽聽空中似有哭泣之聲，側耳細聽，其聲若近若遠，或高或低，好生疑惑。因穿衣而起，悄悄開了窗戶，沿着一帶高牆，循聲而去。跳出牆來，却是一座花園。花園中遠遠望見燈光，從花牆中透出，跳進牆去，聽有呻吟之聲。在廊屋以內，從窗縫中看去，見一個中年婦人，把一個少年女子上身抱住，露出肚皮。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，以烤熱鞋底，烙其腹臍。那女子雖是咬牙忍痛，未免啣啣有聲。那男人復在煤爐之上，提過一大壺滾水，澆其兩股。登時紅腐，女子痛極發暈。朱明怒從心起，又恐這女子做出拙事，故處以非刑，不敢冒昧。但以手排擊窗戶，探其動靜。只見那男人嚇得面如土色，慌忙吹息燈火，寂靜無聲。朱明伏俟一會，不見聲響，縮回身跳進牆來，走進一亭。亭內有人提燈而出。朱明閃避半邊，見那人去遠，偷看亭內，却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，反綁一張春凳之上。一條陽物，直挺挺的立着，桌上放一包藥，一把解手尖刀。朱明知是閹割，正待動身，忽動一念，跑進亭子去，把那孩子細看，却是兩道秀眉，一雙鳳眼，紅馥馥的嫩臉，如火玉一般，美潤可愛。暗忖：「此子豈可辱於宦寺？」因解去其縛，馱在背上，跳過圍牆，至一空僻之處放下。那孩子被人灌醉，任朱明跳盪，兀是不醒。直至放落，在地冷氣一逼，方漸漸蘇醒。朱明問其姓名，因何甘心閹割？那孩子垂淚道：「我姓趙，名相，原是南邊人，被牛常輸到此地，賣入相府的。朱明道：「既是尙書救你，因何又賣出來？必是你在他府中做甚不端之事了。」趙相道：「這姓牛的，酷好賭博，總不贏錢，人起他的諱名，叫做牛常輸。前日輸極了，纔把我賣的。請問恩人尊姓大名，因何得至相府救拔小人？」他們把我灌醉，想是要閹割了，並不是自己甘心。朱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的姓名來歷，此時且沒說與你聽。往後自知。我却要問你一事：你前年曾否在西湖溺水過來？」趙相道：「小人原在西湖邊，因溺水被牛常輸救。」

來的朱明暗訝湖中之言，強半驗矣。莫非此人真有尙書福分？因問其有無投托之處。趙相垂淚道：「此地無一親戚，牛家又不敢去，如何是好？」朱明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便由我調度，務使你得所便了。」趙相跪而泣謝。朱明拉起問道：「你果認得相府西街趙相道，就是這裏轉西，抄出大街便是。」朱明命其引路，走至宿店門首，敲門進去。店主入，埋怨道：「客人好沒正經，怎去了就不回來？自己有一行李的，怎這樣放心？」朱明認個不是，說道：「被親戚留住吃飯，總不肯放。我因記挂着行李，苦辭回來，還叫他一個小廝跟來，怕我明日不早去哩。」店主道：「你令親也是個傻子，這禁城半夜三更，許你撞來撞去的嗎？」進去拿出一盞燈來，說道：「你的鋪蓋原在炕上，沒有移動，你自家檢點檢點。」這小哥哥吃得紅紅的，倒有些酒意，客人臉上却不像有酒的，說罷自去。朱明因不明花園潑股之事，心疑莫非即是鐵娘，須回去訪個下落，囑咐趙相：「你睡在此，我還有正事未了。」店家問起，只說「一早有事出門，叫你代看行李，吃了茶飯，我自還錢。」在身邊取出一粒紅藥，令其用唾調搭，以防熟人認識。說畢，悄悄開門，走至院中，跨出牆去，仍由原路轉至申相府後，跳入圍牆，一逕往原宿的板房中來，閉上窗戶，和衣而睡。睡夢之中，好似有人將窗戶彈響，驚醒轉來，問是何人，外面低聲問道：「先生是何處人？」朱明答道：「是山西，外面又問可是姓朱，朱明越發不敢答應。外面又問姓朱，朱明猛吃一驚，慌忙開門出看，是一個小尼姑，星光之下，仔細一認，却是河間店中所遇的喜兒。低聲問道：「你往保府去的，因何在此？」喜兒道：「可是真朱相公？」小的去歲在保府偷空出來，到府學中尋問相公，說已進京去了。後來聽見相爺們說，相公謫戍遼東，路上殺了國師，合司禮的許多兵役，後被土賊趕入河裏溺死了。小的暗地哭了幾場，不知相公怎樣逃脫，及到這裏醫起病來，這相爺與國師裴監俱是一黨，日日有飛報來的。小的師父是七太太供養的，相公診脈時，小的在裏面細看，再想不起，聽着聲音，又很熟悉，睡在床上，整想了一夜，纔想起相公來，只是面色不對。誰知果是相公，如今是要跟相公回去的了。千萬看小的主人之面，休要推托，說罷，垂下淚來。朱明道：「我因打聽一個女人消息，要到花長史衙門去，誰知被門軍阻住，反到這裏，醫起病來。」喜兒道：「是徐女人，要打聽他，這花長史奉承小的師父，他的夫人拜小的師父爲師，幾房姬妾都與小的熟識，他家女人，小的個個認得，只消問小的便知。」朱明因把鐵娘之事說知，喜兒道：「這事小的最知道，是花長史叫人半夜裏去搶來的，這鐵娘千貞萬烈，誓不從他。夫人又不相容，長史怕鬧破了，只得求了相爺，藏在府內，叫他丈夫合婆婆去勸他，打了幾日，總不同心。現今還封鎖花園內哩。」朱明跌足道：「原來正是他。」花長史妻妾都被伊保殺死了，你怎又說他夫人不容？喜兒道：「殺死的是長史的外室，因天津有長史的鹽窩子，常云查看，就另娶幾個姬妾在天津，去歲秋裏，那被強盜殺死，家中知道了，他夫人還喜歡咒罵長史，說是天報應哩。」朱明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但你既在這溫柔鄉裏過慣了日子，怎還思量家裏？」喜兒流淚道：「相公休得取笑，小的是有父母的，只認小的死在湖中，不知怎樣痛苦，小的日夜思量，恨不得插翅回去，但得見父母一面，小的死也瞑目。說到那裏，淚如泉湧，朱明洒淚，自悔失言。喜兒又道：「況且小的在先担驚受怕，損骨傷筋，成日吃了紫金丹，渾身骨頭